

国别与地区

摩洛哥政治治理的议题设置与路径选择^{*}

张玉友 孙德刚

[摘要] 政治治理是摩洛哥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维护君主政体、政权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摩洛哥政治治理的议题设置在宏观层面具有强合法性、渐进式、温和式与离岸式特点;在微观层面具有合理性、及时性与连续性特征。在路径选择上,摩洛哥政治治理具有针对性、灵活性与保守性三个鲜明特征。通过政治治理,摩洛哥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总体上维持了国内政局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避免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和埃及等其他北非国家爆发的周期性政治动荡。

[关键词] 摩洛哥政治;马格里布研究;政治治理;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6)06-00 -

自2010年底中东剧变爆发以来,学界一直在探讨何种政治治理模式更适合中东转型国家。20世纪50年代至今,能够一直保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的中东国家寥寥无几,摩洛哥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一国的国家稳定性与其政治治理是否有效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本文以北非马格里布成员国摩洛哥为例,探讨阿拉伯国家如何通过政治治理来维持政局的稳定。

一、治理的内涵演变与界定

在汉语语境下,“治理”一词可追溯至春秋时代。根据康熙字典的记载:

【左传·莊九年】鲍叔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註】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1]

这里的“治理政事之才”就是指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治理在这里更多的体现了一种管理的意思,即一方面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治理”一词正式出现在法语中是在一千多年后的欧洲,指的是统治的手段或方式,后来该词被英语所用并进一步引申为统治、操纵或控制等意思。^[2]在之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治理”都与“统治”一词混合使用,例如《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治理的解释就是统治。《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中关于治理的解释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统治管理,第二层是处理、整修。^[3]由此看来,“治理”的内涵时至今日已发生较大变化,常见于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远远超出其经典意义。^[4]

学界对治理的研究始于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的情形时使用了“治理危机”的表述,后来“治理”一词便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用来描述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5]然而,至今学界对治理的定义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因为政治学家有政治学视角的解释,而经济学家有经济学视角的解释等。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界的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对“治理”一词进行了高度概括,主要有以下五点: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又不同于政府的社会机构和行为者;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3.治理明确了在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独立性;4.治理意味着参见者最终将会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行动网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理论与案例研究”(14JJD810017)的前期成果。

络;5.治理的能力不是体现在基于行使权力或者某种权威,而在于是否能使用新管理技术和方法。^[6]

21世纪关于治理研究的出发点大多落在国际治理和国家治理两个层面,各种关于治理的概念层出不穷使得有学者认为:“治理犹如一个不稳的滑梯……常被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基于一个大家都不认可的概念而使用该词”。^[7]治理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来自新西兰梅西大学副教授理查德·肖(Richard Shaw),他对学界中“治理”的内涵从层次上进行了分类进而给予一定的解释,分为修辞、结构以及程序三个层次(见表1):

表1 治理的层次分类解释^[8]

解释类别	范例
修辞视角概念	网络治理、善治等
结构视角层次	向上、向下以及横向治理
模型	层级、市场、网络、社区
形式	公共机构、公司、董事会、信任治理等
程序视角规则	正式(如管理条例)和非正式(如惯例)
实践	提供信息、咨询、共同管理等
结果	合作、替代等

关于政治治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定义是:“治理是指行使政治、经济以及行政权威来管理国家事务。它涉及公民或成员界定利益、行使合法权利和义务以及调解分歧所生成复杂的机制、过程和体系。”^[9]世界银行的定义是:“治理是指一国政权当局通过行使传统和社会公共机构的威力来追求各方的共同利益。”^[10]

从以上两种定义可以看出,治理会涉及某一群体行使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法律、军事、经济、行政等,而且这些权力均由政府所拥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治理的定义一开始大多集中在政治领域(如意识形态、军事、行政等),尤其是公共管理领域,之后才随着经济学家对治理的研究开始拓展至经济领域。从国家的层次来看,在所有可行使的权力中,行使经济权力已经成为政府进行国家治理至关重要的手段。此外,世界银行所关注的治理就是希望一国能够同时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化,因为他们认为这能够给一国带来政治稳定并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1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治理是指某一行为体直接或者间接地行使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利,使得体系内各行为体的互动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治理的主导者是特定群体,可以是一国君

主,也可以是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等;第二,治理的主导者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第三,治理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多的是一种过程,该过程可能是激进的或者是循序渐进的;第四,治理追求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体系内行为体互动的平衡。

二、摩洛哥政治治理概念界定

学界并没有对政治治理一词作深入的研究,但通过相关学术搜索工具的查找发现,中文里带有“政治治理”的文献寥寥无几,而且均将其与政治改革相混淆。^[12]英文中带有“Political Governance”的文献虽不少,但对政治治理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总的来说,大致有两种研究:第一种是研究一国的政治治理,第二种是研究外部势力参与一国的政治治理,^[13]本文主要研究第一种。

本文将政治治理界定为“一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权集团,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行使政治权威,使得一国内的公民与政府、公民内部以及政府内部达到平衡状态,亦即达到政治稳定的目的”。政治治理与国家治理等概念有较大的区别,就治理本身的概念来说,它涉及的范围更广,包括经济治理、环境治理等,而国家治理涉及国家各个层面的事务,如经济、社会、环境等。简单来说,政治治理只涉及国家的政治领域,如制度、政党和社会运动等,其目的是追求政治的稳定,也即政权的稳定。就摩洛哥的政治治理而言,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权集团是以国王为核心的王室集团“麦赫赞”(makhzen),它所追求的政治稳定实际上就是以国王领导的威权政体的稳定性。

良好的政治治理涉及以下三个层面:第一,议题的设置。政治治理的议题选择往往需要治理主导者视情况而定,如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崛起使得哈桑二世(Hassan II)立即将伊斯兰主义作为重要的治理议题。同时议题还需延续性,因为治理的本身就是一种过程,因此对于已经成为治理议题的对象,在下一阶段治理中应继续追踪,直到威胁彻底解除;第二,路径的选择。治理路径的选择是有效治理是否能得以进行的关键。与设置议题一样,路径的选择也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第三,时机的选择,在政治学经典理论中有一种称作“转折点”(Turning Point)的理论,意指强调善于利用关键时刻的重要性。政治治理同样也需要把握关键时刻,即时机的选择。^[14]此外,时机的选择不仅仅体现在议题设置上,对路径选择也尤为重

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摩洛哥政治治理研究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议题设置和路径选择。

三、摩洛哥政治治理的议题设置

政治治理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弄清政治治理的对象。同时,政治治理的议题也会随着挑战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治理议题的设置要遵循时机性、顺序性以及延续性,其中顺序性是指根据议题的重要性和紧急性进行排序,延续性是指有些议题应长期跟踪。例如,摩洛哥自1956年独立至今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政治治理:第一阶段进入到国家重建时期,如机制建设、夯实政权合法性等;第二阶段进入到国家的改革时期,左翼的反对派势力是其最大的阻挠和挑战;第三阶段进入到深化改革时期,政治治理又面临公民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等新挑战。由此可见,三个阶段所遇到的挑战均不相同,因此针对性的议题也不同。政治治理的议题可分为结构性议题和对象性议题,其中结构性议题往往特指机制建设,一般会出现在一国政治治理的前期,如摩洛哥在第一阶段的军队和警备系统的建设;对象性议题又称行为者议题,是指一国对治理主导者具有挑战性的群体,如贯穿摩洛哥三个阶段政治治理的反对派势力。

(一)摩洛哥政治治理的结构性议题

在摩洛哥政治治理过程中,结构性议题主要体现在合法性构建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制度建设又有规范性和实体性之分。

第一,合法性构建。在政治科学中,“合法性”是一个极为常用的词,但同时其概念也难以被准确界定。实际上,“合法性”的概念从柏拉图时期就出现了,期间分别经历了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主权”创始者不丹、霍布斯、卢梭以及后来的韦伯等人的传承与发展。合法性不仅仅在概念上得到了扩展,其使用范围也扩大至涵盖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等诸多学科。^[15]总的来说,合法性大致可分为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经验主义的合法性以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重建性的合法性”。^[16]这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规范主义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统治应被建立起来”,特指“公意的统治”;而在经验主义看来,真正重要的问题是“统治应如何被建立起来”;哈贝马斯事实上是前两者的综合。^[17]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一般都采用以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经

验主义,并注重形式主义的合法性,也即只有法理性的合法性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而韦伯总结出的另外两个合法性来源——领袖型和传统型,也被广泛运用于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当中。^[18]因此,一般情况下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客观上获得了社会成员给予的内心资源的认同、支持与服从,反映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共认理念。^[19]具体到摩洛哥的例子,合法性议题主要是指在国家重建时期如何重构王室的统治合法性。

第二,制度建设。几十年来,制度一词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当中,反映了经济学中制度经济的发展,以及制度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中的应用。这同时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关于制度的概念在学科内以及学科之间所进行的激烈争论。^[20]“制度”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规范意义上的,它实际上是代表一种广义上的制度,意指能够约束行为体以及行为体之间互动的一组规则、规范的集合体。例如一国进行民主化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选举制度和宪法修订。这种制度事实上是解决“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的问题”;^[21]另外一种是现实意义中的制度,它是看得见的“实体”,类似于实体机构。例如一国的暴力系统就是一种制度,而事实上制度也是一种权力。摩洛哥在建国初期,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V)意识到只有建立一套完备的暴力系统,才能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

(二)摩洛哥政治治理对象性议题

从1956年至今,摩洛哥政治治理过程中需要设为对象性议题的主要有反对派势力、公民社会和伊斯兰复兴运动。

第一,左翼反对派势力。摩洛哥的政党结构自独立至今主要包括:其一,保皇派。也即亲王室的右翼政党,组成了“威法克”,其主要成员有真实性与现代党(Authenticity and Modernity Party)、人民运动党(Popular Movement)、宪法联盟党(Constitution Union)和全国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等;其二,中右派。主要有全国独立人士党(National Independent Rally)、全国人民运动党(National Popular Movement)以及民主与社会运动党(Democratic and Social Movement)等;其三,左翼反对派组成的“库特拉”(Kutla)。主导政党是独立党(Istiqlal)、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其它还有摩洛哥共产党——进步与社会主义党(Progress and Socialism Party)。^[22]其中,包

括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党在内的左翼反对派是摩洛哥长期的对象性治理议题。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摩洛哥的政党光谱是取决于他们与中央权威的关系以及是否效忠王室政权。一般情况下,在1996年摩洛哥进行“政权更替”前,摩洛哥反对派是指那些民族主义运动时期的继承者和生存者,他们为国家的独立运动奉献了极大的热情与牺牲。独立后,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国王独裁并保卫民主。但随着摩洛哥的政党多元化,摩洛哥反对派(Opposition Party)的概念在过去近60年里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演变。^[23]反对派一直扮演王室政权的质疑者和异见者,然而到了90年代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们一方面转向与国王政权寻求政治共识,另一方面集中在提高政党的现代化,从而争取其政治地位,无心与国王维持敌对状态。^[24]1996年后,联合政府在摩洛哥政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摩洛哥就出现了政府反对派,如2011年正义与发展党领导成立政府后,独立党和真实性与现代党均声称是政府反对派。

第二,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几百年以来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公民社会的思考和理论研究一直不断,如雅典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斯宾塞、18世纪的霍布斯和洛克,以及近现代的葛兰西等,他们为公民社会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本文关于摩洛哥公民社会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解释,他认为公共领域可为公民社会组织影响决策流程的同时保持对国家的独立性提供可能性。^[25]这种公共领域实际上是权力的横向(平等)和纵向(等级)的结合体,意指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空间和时间,也就是独立于政治构建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平台,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26]

但从治理的对象性议题来看,摩洛哥的公民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1、关注公民社会中的正式组织;2、这些组织具有固定的行动领域;3、既不试图改变政治现状也不参与权力斗争。^[27]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公共领域的公共运动既能够为政权提供一定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或者某种意义上的“阻碍”,因此统治者必须给予一定的回应。事实上,关于摩洛哥是否存在公民社会,学界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摩洛哥的威权主义体制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摩洛哥虽然缺乏民主,但其公民运动

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同时正在促进其公民社会的发展。^[28]

第三,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一种伊斯兰宗教思潮和社会运动,常常以追求“真实的”和“失去的”伊斯兰为目标,通过社会动员改造社会甚至国家。^[29]伊斯兰复兴运动往往发展于伊斯兰教盛行的国家。历史上,自公元八世纪伊德里斯一世(Idris I)起,摩洛哥就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且一直延续至今,各代国王都宣称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以及“信士们的长官”。^[30]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从类别学的角度来看,摩洛哥的伊斯兰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伊斯兰苏菲派。这是一种神秘主义伊斯兰,它是由摩洛哥社会传统的宗教精英组成的,即伊斯兰神秘主义者、房屋者(Lodges)和隐士。长期以来,他们与君主建立了坚固宗教联盟,因而它的存在也具有长期合法性。苏菲派伊斯兰主要以民间伊斯兰(folkloric)自称,同时服从官方宗教的管理。^[31]第二,官方伊斯兰派(official Islam)。官方伊斯兰是由一群代表国家和捍卫宗教权威的宗教精英组成,他们完全依附于王室政权。为此,国王还设立了一系列机制来控制和发展官方伊斯兰,如城市宗教委员会(City Council)、大穆夫提(Grand Muftis)、管理乌里玛(Ulama)的圣人与宗教事务局(The Ministry of Habous and Religious)等。^[32]第三,伊斯兰主义组织。与苏菲派和官方派不同,伊斯兰主义组织是由不同特征的“个体”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它们拥有基本相似的担忧和追求,即担忧现代伊斯兰社会的处境,呼召用伊斯兰法管理社会。

但它们的行动策略却不尽相同,据此又可分为三类:1、宣教(Da'wa)。它是一种关注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派且极少涉及政治活动,如泰卜里厄哲马提组织(Jama'at'al Da'wawaTabligh,即“宣教团”)^[33]。该组织主要是受巴基斯坦伊斯兰思想家,同时也是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毛杜迪的影响,不针对君主政权以及君主的合法性。摩洛哥的著名达瓦派人物是来自丹吉尔的扎玛扎米(FqihAbd al-Bari al-Zamzami)。^[34]2、政治参与派。该派以政治改革为优先议题,采用的是“后伊斯兰教育策略”,旨在追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治参与派都会选择加入政权体制,例如“正义与行善会”(AdlWallhsane)就一直游离于体制外。^[35]3、伊斯兰好战派。该派别的产生大多都是受到“基地”组织领导的国际萨拉菲运动影响。近年来,武装伊斯兰虽然在摩洛哥开始蔓延,但它仍然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萨拉菲圣战最大的特征就是

极端暴力的破坏方式,2003年卡萨布兰卡的恐怖主义袭击就是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所为。^[36]

四、摩洛哥政治治理的路径选择

如果说政治治理的议题是解决治理内容的问题,那么路径选择就是解决如何进行有效治理的问题。在近六十年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摩洛哥王室政权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治理路径,其主要具备以下三个原则:1、针对性,即治理路径的选择与该时期的治理议题相匹配;2、时机性,即治理路径的选择需要根据议题特征进行时间上的正确抉择;3、关联性,即治理路径的选择需要与其他路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根据摩洛哥政治治理过程中路径选择类别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民主性”路径和“策略性”路径。

(一)“策略性”路径

在多年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摩洛哥王室政权多次使用了“策略性”路径。根据治理阶段的不同,摩洛哥所使用过的“策略性”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续建庇护主义网络。庇护主义是研究拉丁美洲、东欧、中东、东南亚等不发达地区常用的政治学概念。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庇护主义”一词还处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边缘地带,但随着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政治庇护主义越来越受到重视。^[37]从其含义来看,庇护主义是指形成于“政治买家”(跟随者)和“政治卖家”(领导集团)之间的一种垂直权力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庇护主义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2、基于互惠主义原则;3、具有排他性和私人性,仅受部分法律和公共规则约束。^[38]摩洛哥的庇护主义网络始建于法国委任统治时期,1956年独立后面临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的不均等化,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巧妙地运用了庇护主义的治理路径,“收编”了地方传统势力,从而为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政治威逼。政治威逼是执政当局针对威胁对象(包括潜在威胁、叛乱分子、破坏性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异见者等)采取武力、限制自由、剥夺政治权利等方式获得暂时“和平”的一种方法。^[39]据相关研究表明,政治威逼一般更容易出现在人均收入低下、人口集中、政治集权以及国际压力较大的国家。^[40]1956年刚刚获得独立的摩洛哥正是处于这种境地,国内常常发生罢工、起义以及左翼势力的政治诉求等。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哈桑二世大胆采用了政治威逼的方式。从某种意

义上讲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路径,因为当时国内经济低迷,新国王刚上任,再加上左翼势力中激进分子的煽动,政治威逼就成为哈桑二世最“救急”的方式。

第三,1975年的“绿色进军”行动。“绿色进军”(Green March)是指摩洛哥政府在1975年11月发起的一次大型群众游行活动,目的是迫使西班牙放弃对西撒哈拉地区的控制。同时这也是一种针对性极强的“策略性”治理路径,因为哈桑二世一方面可借此提升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招安”了一部分左翼势力。

(二)“民主性”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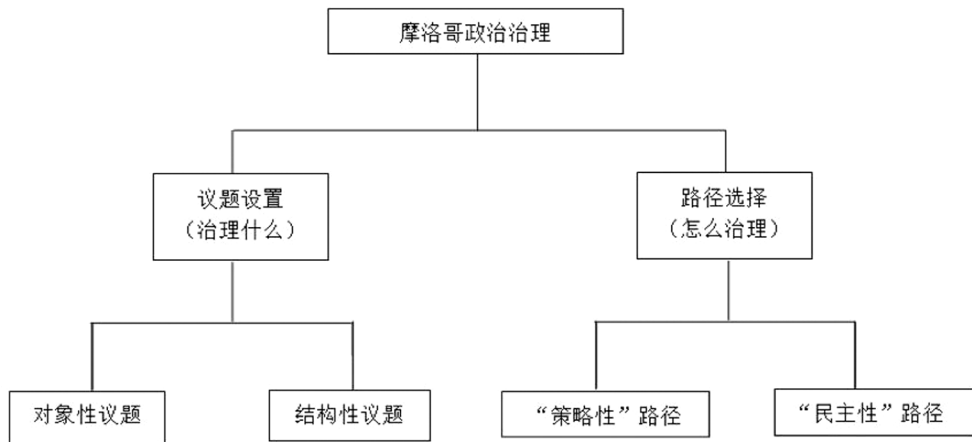
“民主性”路径指通过民主的方法进行政治治理。几十年来,民主和民主化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民主的内涵研究。代表性人物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他根据民主的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分别界定了民主:1、从理想型角度来看,判断政治过程是否民主至少需要五项标准,即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资格;2、从现实角度来看,民主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惯例,主要有六项:能够通过选举产生官员的制度、自由公正和定期选举安排、表达意见自由、信息的开放和社团的自治。同时,达尔还从制度和参与两个维度分析了多头政体的产生。^[41]第二,将民主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研究民主形成的动因,如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主要代表性人物有拉里·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42]第三,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手段。自从亨廷顿提出民主第三波理论后,民主不仅仅被当作一种追求,而且已经被视为一种国家治理的方式,特别是研究非洲、南亚以及拉美等的政治失败时,学者倾向于将民主治理作为一种解决方式。^[43]

在摩洛哥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民主性”路径贯穿于三个阶段的政治治理,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1、宪法改革和议会选举。该路径从1963年摩洛哥第一部宪法出台便得到哈桑二世的运用,后来每当遇到重大的危机都会使用“宪法改革+议会选举”的方式平息危机;2、政治多元化。该路径是早期为应对民族主义政党势力而启用的,事实证明它给摩洛哥的政治治理带来了利大于弊的效果;3、自由化。这一路径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一种更接近民主化的治理方式,

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主性”路径是摩洛哥政治治理过程中常用的策略,但这并不能表明王室政权实施这些策略是为追求真正意义上上的民主。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

欧国家频频对摩洛哥施加压力,促使其进行深化改革。^[44]所以,对于摩洛哥的执政当局来说,这事实上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通过“民主化”的治理路径,既能“践行”民主又能维稳,是最佳的生存策略。

图1 摩洛哥政治治理结构图



五、结论

本文从议题设置和治理路径的视角,通过理论考察初步发现摩洛哥的政治治理模式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具有如下特征:

从宏观角度来看,摩洛哥的政治治理在议题设置上的特点包括:第一,合法性强,摩洛哥通过君主传统和宪政理念的双层保障来确保其政权合法性;第二,渐进式治理,指摩洛哥在现有政治制度基础上推行政治治理,其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总体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第三,“温和式”治理,指在政治治理过程中不以极端或者武力的方式处理治理议题;第四,“离岸式”治理,指政治治理的主体在具体的治理过程,扮演“操控者”而不是“棋子”的角色,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政府承担“调解者”的角色。

从微观角度来看,摩洛哥政治治理在议题设置上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合理性。摩洛哥国王能够洞察到国家稳定的潜在威胁以及潜在的可靠依靠者,亦即能够按照议题的紧迫性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第二,及时性。摩洛哥国王能够及时判断应治理的议题;第三,连续性。议题设置的连续性事实上与渐进式治理相呼应,因为针对某一议题的治理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进行。

在路径选择上,摩洛哥政治治理具有以下特点:第

一,针对性。它是路径选择上的首要原则,同时也是摩洛哥政治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第二,灵活性。指摩洛哥国王在治理期间能够灵活运用治理策略;第三,保守性。指在治理路径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保守性。1956年以来,虽然摩洛哥三届国王都进行了诸多的政治改革,但他们在政治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均具有一定的保守色彩,例如无论是政治多元化、自由化还是平衡策略,都限制在国王可控的范围内进行。

[注释]

- [1] 《康熙字典》[D],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614页,第7页。
- [2]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 allowed _ in _ frame = 0 & search = governance & searchmode = none](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allowed_in_frame=0&search=governance&searchmode=none). 访问日期:2016年6月20日。
- [3] 《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D],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6页。
- [4] [5]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0页。
- [6] Gerry Stoker, “Govern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50, No. 155, 1998, p. 18.
- [7] [8] Richard Shaw, “Meaning just What I Choose It to Mean—Neither More Nor Less”: The Search for Governa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Vol. 65, No. 2, 2013, pp. 181-185.
- [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earch.html? q = governance](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earch.html?q=governance), 访问日期:2016

年6月20日。

- [10]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worldbank.org/>, 访问日期: 2016年6月20日。
- [11] AbdouYezi, “Political Governance Study in Zambia”, *YEZI Consulting & Associates*, March 2013, p. 12.
- [12] 徐向梅:《普京的政治治理和俄罗斯政治走势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
- [13] Filip Reyntjens,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post-genocide Rwand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Robert D. Lamb,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12.
- [14] Mark Robinson, “The Politics of Successful Governance Reforms: Lessons of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5, No.4, 2007, p. 523.
- [15] StThomas Aquina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9, Chapter One.
- [16] [17] [19] 孙建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辨析》[J],《求实》2004年第2期,第59—61页。
- [18] 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
- [20] Geoffrey M. Hodgson,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s Issues*, Vol. XL, No. 1, March 2006, p. 11.
- [21] Masahiko, Aoki,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pp. 20-25.
- [22] Gregory W. White, “Kingdom of Morocco”, in Dav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ed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he Sixth Edition)*, Philadelphia: Westview Press, 2011, p. 464.
- [23] [24] Laura Feliu and M AngustiasParejo, “Morocco: the Reinven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FerranIzquierdoBrichs, ed., *Political Regimes in the Arab World: Society and the Exercise of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103, pp. 80-81.
- [25] [27] [28] James N. Sater,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rocco*,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7-25.
- [26]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M],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0页。
- [29] AsefBayat, “Islamism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6, No. 6, 2005, pp. 891-893.
- [30] Marvine Howe, Morocco: *The Islamist Awakening and Other Challen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5-126.
- [31] [36] Mohamed Daadaoui, *Moroccan Monarchy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Maintaining Makhzen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24-125.
- [33] 马强:《泰卜里厄哲马提研究评述》[J],《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第126页。
- [34]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Meir Litvak, “Islamist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in Barry M. Rubin, eds., *Revolutionaries and Reformers Contemporary Islamist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73-74.
- [35] [40] Mohamed Daadaoui, *Moroccan Monarchy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Maintaining Makhzen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26.
- [37] Shmuel Noah Eisenstadt and Louis Roniger, “Patron-Client as a Model of Structuring Social Exchang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1, 1980, pp. 42-43.
- [38] Robert R. Kaufman, “The Patron-Client and Macro-Politic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6, No. 3, 1974, p. 285.
- [39] Christian Davenport,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 Davenport, ed., *Path to State Repressi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ontentions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p. 1-24.
- [40] Abel Escribà-Folch, “Repression, Political Threats, and Survival under Aut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p. 1-18.
- [41]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Introduction.
- [42]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nsfield and R. Sisson, ed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00-324.
- [43] Stephen SF. Knack,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Growth*,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Chapter One.
- [44] Susi Dennison, NicuPopescuand José Ignacio Torreblanca, “A Chance to Reform: How the EU Can Support Democratic Evolution in Morocco”,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May 2011.

作者简介:张玉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国际关系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6-06-20

修改日期:2016-09-20